

楔子 除去了隱患

夜色裡，一匹快馬趕在城門關前入城，一路馬不停蹄地朝城東而去，最終停在一幢華宅的角門外，下馬之人吹了聲哨，立即有人開了門，他身形極快地進入宅子，不一會兒便來到外院書房，躬身入內。

「東西呢？」坐在案後的男人低聲問著。

「大人，搜遍了，什麼也沒找著。」他垂首回道。

男人握緊了桌上的紙鎮，死死地壓下砸人的衝動，沉聲問：「人呢？可千萬別跟我說，真讓她投靠別人去了。」

「派出去的人瞧鏢師在入城前略有鬆懈，見機不可失，已經將大姑娘處理了。」

「……確定人沒了？」

「確定，屍體丟在亂葬崗，說不准早已經被狗給吃了，半點痕跡不留。」

男人聞言心底微鬆口氣。

沒找到東西難以向上頭交代，但至少把人給處理掉了，也算是除去一個隱患，教他的心安穩了大半。

第一章 醒來竟在亂葬崗

陰風陣陣，樹影森森。

這是雷持音張眼時一瞬間的感受。

血腥味和腐臭味隨著風捲至鼻間，教她反胃了下，掙扎起身想要避開這令人作嘔的氣味，卻又因為頭暈而再次倒下。

她張眼看著漆黑的天空，稀疏的月光灑落，林木枝椏將漆黑的天空切割得零零落落，陣陣冷風襲來，葉子沙沙作響。

這裡就是地府？話本上提起的地府就是這個樣子？

突地，一陣馬車駛近的聲響打斷了她的思緒，她疑惑地微皺起眉。

地府也有馬車？還是……這兒並非地府，而是亡魂等待引領之處？她之所以會出現在這兒，就是為了等這馬車帶她走？

她試著側過臉，想瞧瞧地府的馬車長的是什麼模樣，就見逐漸駛近的馬車篷頂綴著紅色流蘇，上頭有個葵花的紋樣，煞停在幾步之外。

葵花紋樣……好像在哪見過，一時卻想不起來。

此刻，她突然有點緊張，不知即將引領她離開的人到底是長的什麼模樣。

那負責駕馬車的人跳下車，沒朝她走來，反倒是從馬車裡抱出了什麼，二話不說地朝她丟來，重重地砸在她身旁。

她瞪圓了眼，就見那駕馬車的人長得清瘦，身上的玄色衣衫衣料普通，面貌也不突出，是過目即忘的長相，叫她印象比較深的，大抵就是他指上戴了個玉扳指，雕法特別，看那玉質應該是藍翠玉吧。

嗯，鬼差也跟人一樣戴玉扳指？

在她疑惑的時候，那人轉身就駕著馬車離去。

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不是來帶她進地府的嗎？

她疑惑不已，努力地側過頭，想看看他剛才丟下來的到底是什麼，哪知道竟對上

了一張青白無血色的臉，她狠抽口氣，死死地瞪著那張臉，再三確定那是個死人……那是具屍體！

腦袋一片空白之際，她已經奮力翻身跪起想要遠離這具剛被拋下來的屍體，再想起身就一陣頭昏眼花，渾身冒冷汗，必須用雙手才能撐住身體。

太奇怪了，她不是已經死了嗎？怎麼覺得自己跟活著沒兩樣？她的身體好重，渾身虛弱無力，就跟要嚥下最後一口氣時的感受一樣。

而且，屍體？地府裡會出現屍體？

難道說……就在靈光乍現，她要想通的瞬間，一抹影子緩緩地移動到她身側。沒來由的，她動也不敢動，冰冷如霜雪般的氣息襲向她，她直瞪著按在土裡的雙手，不敢往旁望去。

「雷氏？」一把氣音般的低啞嗓音緩慢詢問著。

毫無根據的，她認為無聲無息來到她身側的絕非活人，極可能是如她之前猜想欲拘她魂魄的地府鬼差。

照理來說，她該如一刻之前的決定，乖乖任鬼差拘魂，然而此刻她只想逃。

因為她覺得自己是活著的，她可以感覺到寒風襲來的冰冷，感覺掌心底下帶著濕氣的泥土，甚至聞到令人欲嘔的腥臭味。

雖然不知道她為什麼會在這裡，但她確定她是活著的！

「雷氏，妳該隨我離去了。」

教人毛骨悚然的嗓音再起，她甚至能感覺它的氣息靠得更近，她心跳如擂鼓，手心早已汗濕，正思索著如何逃出生天，又聽見馬車駛近的聲響。

她暗吸了口氣後，顧不得仍頭暈眼花，站起身子，猶如射出的箭翎直朝聲音來源奔去。

她不知道自己是否逃得過，但是要是連試都不試，她就不叫雷持音！

她的氣息急促不穩，腳下泥土鬆軟難行，但她沒停下腳步，想向那輛馬車求救，誰知道就在她奮力跳上邊坡小徑，馬車竟迎面撞來，頓時她像是破布娃娃般地飛了出去。

意識不清之際，她只想著她很想活下去，別帶她走。

車夫扯緊了韁繩，馬車劇烈晃動了下，馬車裡的人低聲問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……王爺，我撞到人了。」空濟苦著臉道。這不能怪他啊，誰要她突然躡出來。

馬車裡的人微掀車簾，就見一位姑娘狼狽地趴在馬蹄前，適巧她微抬起眼，風燈搖曳間，他瞧見了她驚恐地回頭望，他順著目光望去，黑暗之中，冷風掠過，樹影幢幢，沒一會，她像是支撐不住昏厥了過去。

他冷眼注視著，一雙俊魅卻又冷如霜的眸不顯情緒。

空濟沒得到主子的指令，自然不敢輕舉妄動，尤其他們有正事要辦，得趕緊去找……他的思緒突然斷了，因為他的主子竟然下了馬車，將那位昏厥的姑娘打橫抱起，帶回馬車裡。

「回去吧。」坐定後，他淡聲吩咐著。

空濟愣了下，撓了撓臉，想不通索性就不想了，駕著馬車回府。

再次張開眼，雷持音恍惚了下，隨即戒備地坐起身，哪怕腦袋暈得很，哪怕渾身痛得緊，她還是撐著床褥快速地掃過周圍。

乍看是間頗為素雅，像是尋常人家家裡的房，但當她瞧見地面鋪的青石磚，她就知道這屋子的主人非富即貴。

垂斂長睫，她想到昨晚她好像被馬車撞了，所以應該是馬車裡的主人把她帶回來的，不知道是福還是禍，但至少她暫時逃開了鬼差……

忖著，她眉心不禁微皺，懷疑昨晚的一切到底是真還是假，她總覺得腦子有些混沌，整件事都莫名其妙，有太多說不通的地方。

好比，她如果沒死，為什麼會出現在那荒郊野外？

可如果她真的死了，小雅怎會將她丟在那種地方？還是說……就連小雅也遭遇不測？

會不會小雅知道真相，知道是她哥哥將她給毒死的，而她可憐的謹兒也發現了是他爹害死了她，甚至卓景麟那個混蛋一不做二不休連親妹妹和兒子也不放過，然後再將他們隨意丟棄？

她是不是該回去昨晚那個地方瞧瞧？

思及此，她掀開了被子要下地，瞥見桃紅色的衣裙不禁愣了下。

誰給她換衣服了？她從不穿豔色的衣裙……是昨晚救她的人特地讓人給她換了衣裙？

忖度著，雷持音才注意到裙襬上滿是泥土，就連身上的衣衫也是，這該是她昨晚在土裡打滾時穿的。

可是她沒有這種衣裙啊。手撫過裙面上的纏枝繡花，撥去塵土，發現裙襬處還繡上一圈金邊，教她微眯起眼，只覺太詭異了，這是官家千金規制的衣裙，怎會穿在她身上？

大涼王朝對各階層人士的衣裙顏色沒太大限制，但在金銀線的使用則有許多規範，尤其是金邊，這得要是公侯家的千金才能穿的。

這……難道有人要陷害她？

雷持音的腦袋裡一團亂，冒出了許許多多的揣測，卻怎麼想都覺得不合理，看來，唯有到徐府一趟，才能弄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。

忍著暈眩她下了地，套上沾著塵土的鞋，她扶著家具挪動腳步想到房外，眼角餘光瞥見鏡子裡自己的身影，她猛地一頓，側眼望去。

鏡子裡的姑娘臉色慘白，但無損嬌豔柔媚的五官，反倒更顯楚楚可憐，就像是朵惹人憐愛又妖嬈的月季花。而那姑娘穿著一襲桃紅色的對襟襖和同色羅裙，裙子式樣就是方才她在身上瞧見的。

雷持音狠狠地呆住了，腦袋一片空白，這是怎麼回事？

好半晌，她回過神，閉了閉眼再看，鏡子裡的那張臉依舊不是她的，可偏偏顯露了她此刻的驚嚇，她做什麼動作，鏡子裡的人就做什麼動作，簡直就像是她的魂

魄飛進了別人的軀殼裡！

天底下有這般荒唐的事嗎？

老天，誰能告訴她到底發生什麼事了！

她愈是看著鏡子愈是心驚，身子一晃快要站不住，眼看就要軟倒在地時，門扉被人輕推開，她用盡全力才能側過臉，就見一位婦人快步來到她面前，先是將手裡的東西往桌面一擱，再攙著她回床上坐下。

「多謝……」她虛弱地道謝，這才發現自己的嗓音沙啞得可怕，而且她喉頭痛得要命。

婦人見狀，給她倒了杯水，一口一口餵著。

喝了幾口茶水，覺得喉頭的痛緩和許多，想再開口道謝，那位婦人卻抬手制止。

「姑娘喉嚨有傷，大夫說了暫時別說太多話。」話落，她回身端來了藥碗。

雷持音聞了味道，淺呷一口後，毫不猶豫地喝個見底，動作快得讓朱嬾嬾來不及掏出果脯。

朱嬾嬾有些傻眼地接過空空如也的藥碗，她本以為還得哄一會兒才能讓這位姑娘喝藥，想不到她看似嬌弱，實際上倒是豪氣得很。

雷持音啞著嘴想祛除嘴裡的苦味，用著氣音探問：「我是怎麼了？」

她的喉嚨還真疼得受不了。

朱嬾嬾微揚起眉，心底微微起疑，「姑娘不記得先前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這問題教雷持音不知道該怎麼回答，她當然記得先前發生什麼事，可問題是她知道的事恐怕跟這副軀體遭遇的事不同。

「……我有點混亂。」最終她只能如是道。

朱嬾嬾聽完倒能認同她的說法，畢竟她是從亂葬崗被救回來，尤其聽說她是逃命般躡至小徑上被馬車撞著……不知道在這之前她到底是發生什麼事，但不管是什麼事，終歸是對姑娘家的清白有損，對身著規制衣裙的姑娘更是嚴重。

由於雷持音沒有架子，態度又極為謙和恭謹，朱嬾嬾下意識地同情起她，就怕她回想起昨晚可怕的事來，避重就輕地道：「昨兒個晚上姑娘撞上了我家主子的座車，所以主子就將姑娘帶回來，讓老奴伺候姑娘。」

如果她真不記得，那就忘了吧，橫豎肯定沒好事。

「敢問妳家主子是……」

「姑娘儘管放心，我家主子是正人君子，絕不會將昨晚的事透露出去，待姑娘覺得好些了，再差人到府上告知一聲。」朱嬾嬾態度親和誠懇，表明絕對會替她守密，不讓昨晚的事洩露出去。

雷持音沒聽出弦外之音，只想著不管怎樣她還是要先到徐家探探究竟，得先確定小雅安好，至於她自個兒……她想，就算她變了個模樣，憑她和小雅這十幾年的姊妹情誼，小雅肯定認得出她。

「那麼能否請妳家主子差人送我到徐家？」

「哪個徐家？」

「城南三坊徐家。」

朱嬾嬾愣了下，眉頭微微皺起，「姑娘，咱們通陽城這兒不用坊作地號。」
如果她沒記錯，只有京城才用坊作地號，但一個姑娘怎可能獨自從京城跑到通陽？這其間可是相隔了千里遠。

「……通陽城？」雷持音呆住。

「是啊，這兒是通州的通陽城。」

雷持音說不出話來了，她緩緩地倒進床褥間，多渴望當她再張眼時，她人已經在京城而不是在千里之外。

書房裡，空濟站在案桌前，稟報主子要求調查的事，「知府那兒已經確定了那具屍體的身分，那是趙巡撫的護衛首領楚寧，已經差人調查此事。」

男人坐在雕花大案後頭，翻書的動作未停，狀似漫不經心地問：「死因為何？」

「回王爺的話，楚寧是遭一刀斃命，傷處就在胸口。」就知道王爺必定會問得詳實，所以他上府衙時也問得十分詳盡。

「那就是熟識之人所為。」

「咦？」

男人擱下了書，垂睫思索著。

空濟站在一旁，哪怕想不通主子的結論從何而來，也不敢開口打斷他的思緒。

男人正是當今皇上的皇叔，由太祖皇帝親封的睿親王易承雍，親賜免死金牌，親掌太祖皇帝手邊的一支暗衛空武衛，封地在京城西方的糧倉明州。

如此尊貴的身分，就連當今皇上都得禮遇他幾分，更何況當今皇上易珞能夠坐上龍椅，還是易承雍在先皇駕崩時帶兵平了諸王逼宮之亂，拱著易珞上位，光是這份恩情，易珞就該結草銜環以報。

然而，人心易變幾乎是千古不變的道理。

去年入冬時，通州澇災，皇上命左都御史趙進為巡撫，前往通州賑災，豈料在年前卻傳來趙進被殺的消息，於是皇上便要易承雍到通州走一趟，查查趙進的死因。這事聽來似乎沒什麼不對，但只要往細處想就知道其中有鬼。

當年諸王逼宮，唯有肅王留在封地通州不動，於是皇上的兄弟最後只剩下肅王，在空濟想來，哪怕肅王向來安分守己地留在通州，沒有皇令絕不擅離，還是成了皇上心底的那根刺。

要說趙進之死是為了嫁禍肅王，任誰都不意外，可偏偏主子又不覺得事情有這般單純，如果真的只為嫁禍肅王，皇上沒必要讓主子走這一趟，於是偏往細處查。趙進前往通州時，皇上特地派了一班禁衛負責護衛趙進的安危，可趙進卻是死在驛站裡，刺客並未驚動任何人。

照理那一班護衛該回京請罪，然而卻是一個個下落不明，如今好不容易循著線索快要逮著人了，人卻死了。

「楚寧？」易承雍低聲喃唸，好半晌才道：「空濟，差人傳個消息查查楚寧的底細，還有，到驛站確定當初跟著趙進投宿的那幾個護衛的身形五官，讓知府差人

到亂葬崗再查一遍。」

空濟眨了眨眼，先應了聲之後又忍不住問：「王爺，到亂葬崗要查什麼？」

易承雍冷冷抬眼，空濟見狀呵呵乾笑著，努力地思索，可他愈是思索，就愈覺得腦袋空白。

他家王爺的面貌在京城裡是數一數二的俊美，可說到那一身的冷勁，說是第二就沒人敢說第一，硬生生的讓那張俊臉打了折扣，再加上天生威嚴，閒雜人等根本就不敢直視他。

腹誹歸腹誹，空濟的腦袋也沒閒著，就在他絞盡腦汁的當頭，靈光閃過，他脫口道：「王爺的意思是當初沒有回京請罪的護衛恐怕都早已遭不測？」那不就意味著楚寧也涉嫌重大，可楚寧也死了，難道說他是被幕後黑手給殺人滅口了？

「查查便知。」易承雍垂斂長睫，再度翻開了書，對這話題沒半點興趣，他只知道，他對易珞的耐性愈來愈低了，只要他膽敢不知分寸地玩到他頭上，他會讓他知道，他能讓他坐上龍椅，自然能將他從龍椅上拉下。

「現在去嗎？」空濟輕聲問。

易承雍骨節分明的長指微動了下，連眼都沒抬，空濟已經飛快地走向門口，眼見著就要拉開門，易承雍的聲音又響起——

「對了。」

空濟二話不說地轉身，等候命令。

「昨晚那位姑娘醒了嗎？」他長指輕敲著桌面。

「這倒不知道，我將那位姑娘交給朱嬈嬈照顧了。」空濟這回反應更快了，「我讓人將朱嬈嬈找來？」

就算他猜不出王爺怎會突然掛念一個姑娘家，但只要王爺開口，就算要他卑劣地把那姑娘綁進王爺房裡，他也會照辦的！

見易承雍長指動了動，空濟馬上意會，決定先將朱嬈嬈找來，再去查趙進護衛們的事。

空濟離開不一會功夫，朱嬈嬈已經來到書房。

「主子，大夫的意思是，那位姑娘被馬車撞到的傷並無大礙，反倒是頸間的傷需要靜養一段時日。」朱嬈嬈垂著臉，大氣都不敢喘一聲。

雖說她也服侍過王爺，但後來王爺讓她打理這個位在通陽的宅子後，她有多年沒見過他了，如今再見只覺得他周身的威壓更甚以往。

易承雍對她傷勢如何沒興趣，逕自又問：「那麼，她可有說什麼？」

「老奴跟她提到待她傷好些便聯繫她的家人來接她，可她卻說能否差人送她到城南三坊的徐家。」

易承雍緩緩抬眼，問：「城南三坊的徐家？」

「那位姑娘像是受到驚嚇不記得身在何處，老奴跟她說了這兒是通陽城後，她整個人都傻住了。」

「然後？」

「她喝了藥後又睡著了。」

易承雍聞言叮囑待人醒來便通報一聲後，讓朱嬾嬾退下，自顧自垂眼思忖，京城的城南三坊徐家，不正是行商徐家？徐家沒有女兒，但兩年前一和離的媳婦失蹤，該不會是她吧？

不過，她的身分為何並不重要，他想知道的是，昨晚在亂葬崗上她有沒有瞧見了什麼。

申初時，雷持音甫睡醒，早已經有熱呼呼的膳食等著。

「姑娘，我家主子發話，說是待妳醒了想見妳一面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張地備了膳食和湯藥。」朱嬾嬾說話時沒顯露什麼情緒，心裡卻對易承雍想見她這事覺得不合理。

王爺向來不近女色，聽說就連未婚妻都沒見過面，如今卻關心一個素昧平生的姑娘，實在古怪，不過這位姑娘儘管因傷而面帶憔悴，也難掩柔媚之色，聽說昨兒個晚上她是王爺親自抱著進府的，該不會王爺是看上她了，要不怎會追問她的事，甚至想見她？

雷持音不知道朱嬾嬾心底的彎彎繞繞，心想救命恩人想見自己也沒什麼不可以，便應允了，用過膳後，道：「能否勞煩嬾嬾替我備熱水？」

「馬上差人備上。」朱嬾嬾到外頭差人備熱水之際，順便拿了套適合她的衣裙。

「姑娘，妳暫時換上這套衣裙吧，質地算不上頂好，還請姑娘別嫌棄。」

她想過了，這位姑娘絕口不提自己的姓名，也許是怕傳出流言敗壞自己的名聲。既是如此，她自然會配合，畢竟這世這保護自己的名聲就等同是保護自己的命。雷持音見是一套湖水綠絲綢繡如意紋邊的衣裙，喜笑顏開地道：「怎會嫌棄？我還要多謝嬾嬾費心替我備了衣物呢。」這衣物看起來很合她的身形，必定是朱嬾嬾特地依她的身形修改過的，她感激都來不及了。

見她如此客氣，朱嬾嬾面上不顯，心裡卻詫異極了。

這般親和又沒架子的名門千金她真沒見過，尤其瞧瞧這笑臉，簡直是媚進骨子裡了，就連她都要瞧得入迷。

片刻後，熱水備妥，雷持音舒服地泡了個澡，徹底地洗淨身上的髒汗，整個人舒爽不已地坐在錦榻上，由著朱嬾嬾替她絞髮，順便替她頸間的傷上藥。

就在她昏昏欲睡之際，隱約聽見有小丫鬟在外頭喚著朱嬾嬾，她沒多注意，朱嬾嬾一走，她便斜倚在錦榻上想睡一下，然而沒多久，朱嬾嬾又蹺回，低聲道：「姑娘，我家主子來了。」

雷持音微眯著眼，應著聲，朱嬾嬾便趕緊替她挽了個簡單的髻。

待屋裡都收拾好了，朱嬾嬾才讓兩個小丫鬟拉過一座木雕屏風擋在錦榻前，動作俐落，一點聲響都沒有。

雷持音睡意深濃地看著朱嬾嬾忙進忙出，心忖這兒到底是什麼樣的大戶人家，竟然這般講究規矩……尋常富戶應該不至於如此，大抵是大官吧，通陽這一帶有什麼高官顯貴來著？

她不認為一個地方官員能在家宅房間鋪上青石磚，尤其這裡還只是一處客房而已，但是就算是二品知府或武職大員，也會等著有朝一日回京述職，犯不著在家宅裡鋪張這些吧？

就在她百思不得其解時，門被推開，透過屏風的鏤花，可見有人就坐在她的對面，卻不足以瞧清那人的面貌，更猜不出年歲。

思忖了下，她道：「多謝爺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感激不盡。」不知道對方年歲多大，更不清楚底細，這般說詞是最妥當的。

「舉手之勞，姑娘無需多禮。」易承雍淡然道。

雷持音聽這聲音，眉梢不禁微揚。竟然是如此年輕的聲音，她還以為至少該是中年以上……他到底是什麼身分的人呀？

算了，她對官場的了解本就不多，更何況是離京千里之外的通陽官員，橫豎人家救了她，她感激就是。

「還是得多謝您相助，若是您能送小女子一程回到京城，那就更加感激不盡，他日爺若有吩咐，必當湧泉以報。」她雷持音就是這樣的人，受人點滴必當湧泉以報，儘管她並不認為自己有什麼幫得上忙的地方，但人生嘛，總有太多不確定，誰知道呢。

易承雍濃眉微揚，對於她過分豪氣又失了禮數的說法不以為意，可眼前他確實需要她幫個忙，她主動提出倒是省得他多費口舌。

「姑娘若想回報，倒不如聊聊昨晚為何會出現在亂葬崗。」

站在屏風側邊，能看見兩邊情況的朱嬈嬈垂著臉，眉頭微皺著，不解主子怎會提到昨晚的事，雷持音則是一臉錯愕。

亂葬崗？那裡是亂葬崗？她只想著自己逃過一劫，卻壓根沒細思她昨晚到底在哪，如今他這麼一說倒是合理了，她昨晚撞見了有人棄屍，而她……這軀體難道也是被人丟在亂葬崗的？

暗忖著，她不自覺地撫上頸項。

朱嬈嬈提過她頸間有傷才會教她說話艱困，嗓音沙啞，所以，這軀體的主人是被人給勒死後丟到亂葬崗，而她的魂魄因緣際會依附在上頭……可又是什麼樣的因緣會讓她在死後來到距京城千里的通陽城？

朱嬈嬈側眼瞧她撫著頸項，臉色蒼白，秀眉緊蹙，心想她是想起了昨晚發生的事，心生驚懼，不由得道：「主子，姑娘她氣色不好，這事……」

易承雍微抬手制止她再往下說，她無聲嘆口氣，雖是心憐雷持音的處境，可主子堅持，她一個下人也不得違抗。

「這麼問吧，姑娘，昨晚妳在亂葬崗上是否瞧見什麼？」易承雍嗓音依舊淡漠，態度卻十分強硬。

雷持音緩緩回神，想起昨晚，想起鬼差……鬼差出現甚至喊她雷氏，這分明是清楚她的身分，要拘她的魂吧！所以，她在這個軀體裡並不安全，她只是暫時寄宿，鬼差隨時都可能抓她？

「雷氏……」

鬼魅氣音響起的瞬間雷持音幾乎立刻跳起，驚懼地回頭望去，果真瞧見半身都隱沒在黑暗裡的半透明影子，她的雙眼圓瞪著，腦袋一片空白。

屏風另一頭的易承雍像是察覺她的異狀，使了個眼色給朱嬾嬾，朱嬾嬾自然已瞧見雷持音的異狀，快步走向她。

「姑娘，妳怎麼了？」

她詢問著，卻見雷持音死死瞪著錦榻，她於是順著雷持音的視線望去，什麼都沒瞧見，偏偏想扶著雷持音坐回錦榻，她卻是怎麼也不肯。

雷持音當然不肯，她哪裡願意接近那可怕的東西！她渾身發顫，感覺寒意從脊背竄起，手心早已汗濕。

看朱嬾嬾的反應，她根本就沒瞧見那抹透明的影子，也代表那真是鬼差，如話本裡所寫的，唯有亡者才看得見鬼差！

不是她自誇，她向來膽大，可是這一刻面對難以預料的鬼差，她是真的恐懼，因為她還不想死，她還想回京看小雅和她的兒子，不管怎樣，她絕對不能死在這裡！眼看著那抹影子朝自己而來，她想也沒想地往另一頭跑，跑出了屏風外，見到了坐在太師椅上的男人，來不及看清他的五官，那鬼魅的嗓音已近在耳邊——

「雷氏，還不歸來？」

她嚇得險些尖叫，感覺冰冷的氣息環在頸間，好像對方的手已經掐住她的頸子，只要微微使力，她的魂魄就會立刻被拉走，不及細想，她朝坐在太師椅上的男人撲去，高聲喊道：「爺，救我，只要您能救我，我什麼事都願意做！」

她已經無計可施了！

鬼差如影隨形，她真的不知道有什麼法子可以留下自己的命，與其漫無目的地逃竄，倒不如直接跟他求救好了，不是都說，能當上高官的男人身上都帶著官氣，鬼魅不侵的嗎？

救她吧！

第二章 跟王爺談交易

說來也怪，就在雷持音撲向易承雍時，她聽見啪的一聲極為細微的聲響，幾乎同時，頸間那陣冰涼不見了，那股冷冷的氣息也跟著消弭。

這是……不在了嗎？

雷持音該回頭確認的，但她渾身抖得厲害，不敢回頭。

她怕她一回頭人就在地府裡了！不管怎樣，她必須先抓住浮木，先抓住眼前的人……

「妳還要抱多久？」

她聞言抬眼對上一雙冷而深邃的眸，看見那張厚薄適中的唇微掀。

嚥了嚥口水，視線緩慢地往下移，這才發現自己的動作有多不雅，她竟然直接跳到男人身上，直接坐在他的腿上，雙手還緊緊地抱住他不放。

而他身邊的幾個隨從都傻眼地瞪著她，就連朱嬾嬾也一臉難以置信，彷彿無法理解她怎會出現如此驚世駭俗的舉措。

她雖然想要跳開，但無奈手腳發軟，只能動作遲緩地下了地，小臉燒得燙燙的。

她已經不敢去想一息之前她到底做了什麼、說了什麼，可偏偏她就是記得一清二楚，甚至她可以從眾人眼裡看出他們認為她是在投懷送抱，根本就是打算藉此賴上救命恩人……

她想死了，因為太丟人了。

她願意解釋，偏偏不知道要怎麼解釋他們才能相信。

「抬頭。」

在鴉雀無聲的屋裡，驀地一道清冷的嗓音響起，雷持音頓了下，羞赧抬眼對上男人審視的目光，不禁也跟著打量起他。

男人丰神俊美，面若冠玉，然而再仔細一看，他那雙深邃勾人的眼目光冰冷至極，那通身的懾人氣勢叫她打個激靈清醒過來。

瞧他一身玄袍繡金邊，看似樸素簡單，依規制至少是二品以上的大員，可怎會有如此年輕又位高權重的地方官員？尤其是他不怒自威，那是久居上位之人才會有的威嚴。

還是說，他並非地方官員，而是……肅王？

她雙眼圓瞪，越發覺得自己的猜想再正確不過，畢竟通州就是肅王的封地啊。聽說肅王易玦是世間少有的美男子，和睿親王、首輔夏燁、京衛指揮使衛崇盡被稱為京城四絕，這四絕不只是因為四人外貌出眾，更因為四人皆是文韜武略皆通，各有建樹，教京城貴女為之瘋狂，四人所經之處滿地都是少女們丟出的手絹。之所以說是聽說，因為那些事已經是十年前的事了，是長輩們口耳相傳的。這麼說來，也許正因為他有皇室血統，所以鎮得住鬼差？那麼她這算是歪打正著，替自己找到活路了。

易承雍定定地打量著她，她的神色瞬息萬變，從一開始的驚恐到羞赧，揣測到平靜，全無掩飾的表露出來，是個坦率直接的人，她也是個美人，容貌嬌媚卻有股英氣，像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蓮，看似脆弱，實則堅毅，挺有趣的。

想了下，他道：「既然妳什麼都願意做，我自然能保下妳。」

這話聽來尋常，挑不出什麼毛病，然而搭配剛才的場景，感覺就像是易承雍瞧上了雷持音的美色，教他身後的人都瞪圓了眼。

沒想到向來不近女色的王爺一夕開竅了，不知該喜還是該憂，畢竟這姑娘來路不明。

雷持音愣愣地看著他，覺得他這句話有幾分輕薄無禮，可偏偏他的態度磊落極了，像是單純願意接受她的請求，既然如此……

「只要不是作奸犯科，陷我於不義，什麼事我都願意做。」

畢竟就在她抱住他那一瞬間，鬼差真的不見了！姑且不論是不是鬼差靠近不了他，但只要待在他身邊，她就不用擔心鬼差又來拘她的魂，否則就算他願意差人送她回京，她恐怕也回不去。

「成。」易承雍爽快地答應，又道：「但妳必須先告訴我，昨晚妳在亂葬崗上可有見到任何人，或者……屍體。」

雷持音想到昨晚瞧見的屍體，身子不自覺地顫了下，艱澀反問：「你為什麼要問

這事？」

「回答我。」

要她回想昨晚的事，實在是教她頭皮發麻。

「這算是要我幫的事嗎？」沒人會無端端這麼問，肯定是發生了什麼事他在追查，才會問她這個曾經待在亂葬崗上的人。

「算是。」

聽到他這句話，雷持音努力地回想著道：「昨晚我在亂葬崗上醒來時，瞧見有輛馬車接近，那輛馬車懸著紅色流蘇。」

「昨晚的月光那麼微弱，妳怎麼瞧得見紅色流蘇？」易承雍詫異的問。

「就瞧見了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

「然後有個男人下了馬車，把一包東西丟到我身邊，我瞧了跟發現是屍體，才嚇得趕緊跑，然後就撞上爺的馬車了。」

「既然妳眼力這般好，可有瞧見那個棄屍的男人面貌？」

「他的面貌沒什麼奇特，就是個再尋常不過的人，不過比較特別的是，他手上戴著藍翠玉的玉扳指，戒身用上了深浮雕的技法。」

易承雍聽至此臉上沒有喜色，反倒是更審慎地打量她。

儘管他並不清楚那人丟屍體時距離她多近，但就算再近，也沒人能一眼就瞧見這麼細微的事物，何況是在那樣漆黑的夜色之中。一個玉扳指，多大的東西，她怎能連雕法都瞧清楚？她說得太過細微，反倒教他懷疑。

雷持音本是等著他再追問細節的，半晌沒下文讓她不禁抬眼看他，就對上他審視的目光，教她眉頭緊皺。

怎麼了？她這是說了實話反被當成同夥不成？

「我總算明白為何沒人要在衙門裡當人證了。」她忍不住道，身分尊貴的人就能胡亂地懷疑人嗎？看來，肅王也不過爾爾，傳說就是傳說，流傳在市井裡胡說的。易承雍神色微詫，意外她的放肆，更意外她竟能讀出他的思緒。

他向來喜怒不形於色，就連最親近的空濟都無法摸準他的心思，怎麼她就瞧得懂？是太過敏銳而推敲出來，抑或者是工於心計？此刻看似莽撞的駁斥，是否是故作姿態？

可瞧她的站姿挺直，粉拳緊握，那神情瞧來就是發自內心的憤憤不平，杏眼晶亮不染塵，像是最清澈的泉……或許是他太過小心翼翼了，既然她真提供線索，何不信她一次，要真是哪來的眼線，屆時再處理也不遲。

思及此，易承雍淡淡的解釋，「姑娘誤會了，在下只是不解在那麼微弱的月光底下，妳如何能分辨玉扳指是什麼樣的玉質、又是什麼樣的雕法。」

雷持音撇了撇嘴道：「小女子的大哥經營玉礦場，從小跟著大哥在玉料堆裡打滾，自然對玉有幾分了解，又因為表妹家是玉商，常與表妹往來，自然了解諸多雕法。」

易承雍垂睫忖了下，道：「姑娘可有法子畫下那玉扳指的模樣？」

「細節處沒有法子畫，且與其畫玉扳指，倒不如畫人。」

「姑娘善畫？」

「還行。」至少她那挑剔的小雅表妹從沒嫌棄過。

易承雍的長指輕敲了下，身後的空濟立刻差人備紙筆等用具，眨眼功夫就擺上圓桌。

不用等易承雍吩咐，雷持音已經默默地走到桌前。

居然要她當場作畫，說到底，這人根本就是不信她嘛……不過想想也對，雙方非親非故，想要人家信她，繼而保護她，她確實該拿出一些東西證明自己可信。

於是她提筆蘸墨，動作熟練地在紙上作畫。

雖然有一段時日未動筆，但這並不影響她的技藝，約莫一刻鐘後她收了筆，吹了下紙面的墨，才將畫紙遞給他身邊的人。

易承雍還沒瞧見，反倒是接畫的空濟先被畫給嚇了跳。

「怎麼了？」易承雍瞧他一眼便接過畫紙。

空濟還沒開口，雷持音先搶白了，「我畫的人就是昨晚被丟到我身邊的那具屍體。」

易承雍聽著，睨了一眼空濟，就見空濟點頭如搗蒜。

他剛剛之所以吃驚，正是因為他親眼見過楚寧的屍體，她所畫的就是楚寧死不瞑目的樣子，簡直栩栩如生。

「不是要畫丟屍體的人？」易承雍淡聲問，將畫遞給了空濟。

「本來是該如此，可我覺得應該跟爺來場交易。」雷持音晶亮的眸子直睇著易承雍，神情再認真不過。

空濟不禁看傻了眼，心想這到底是哪來的姑娘家，怎麼這般有能耐，扛得住王爺的威壓，竟還想跟王爺談交易……肯定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吧。

「什麼交易？」易承雍並沒有因她這次而不滿和不快，依舊面無表情等著下文。

「小女子不求什麼，只求保命，只要爺能保住小女子的命，作畫什麼的我必定盡己所能。」

「這事方才不是已經談妥了？」

「是談妥了，可我覺得空口無憑，不如寫張契書吧，再附加一些條件。」說著，她拿了另一張紙開始擬契書。

她知道自己這麼做很大膽，但她必須如此，畢竟他並不信任自己，她當然得替自己找個保障，尤其在他需要她相助時，她更有籌碼可談。

沒法子，她是商家女，總是習慣權衡得失。

「要什麼條件？」他的眸色微冷懶懶地掃向屋外。

雷持音沒立刻回答，待她將契書寫好遞給他後，逕自道：「從今天開始，只要天色一暗，我就要待在離你最近的地方，明天，明天我就將那人的畫像交給你。」

此話一出屋裡響起了抽氣聲，不敢相信她一個姑娘竟主動要求睡在離一個男人最近的地方，偏偏這男人還不是普通人，是皇室裡身分最尊貴的睿親王！

她這要求多麼荒唐又無禮，彷彿要他們王爺以色侍奉，這是什麼跟什麼！

朱嬾嬾懷疑自己的眼睛壞了，才會錯將厚顏無恥的妖女當溫良謙恭的貴女！

易承雍神色未變，一目十行地看完，幾乎是不假思索地道：「成。」

瞬間，其他人全都瞪大了眼，簡直不敢相信他們冷漠的王爺竟然毫不猶豫地答應這種荒唐的事……這天要下紅雨了嗎？

就連雷持音也意外極了，她原以為還要費上一番功夫才能說服他，想不到他想也沒想地答應了。

難道說，她所知道的事正是他亟需的線索？

要真是如此，那就代表連老天都要幫她了。

「但總得有個期限。」雖說他不介意身邊多個陌生人，但不代表他可以一直容忍。

「當然，這期限……」雷持音攢眉想了下，也不知道那鬼差到底會纏她多久，要是離開他，鬼差會不會立刻就把她拘走？這倒是個大問題了。

等不到下文，易承雍起身擰了擰衣襖，道：「期限定在我將我要辦的事完成時，如果屆時妳要回京，我就送妳一程。」

雷持音喜出望外，突然覺得他雖然氣質清冷，可為人卻好極了。

「多謝爺，我將期限補上，還請爺在這契書上簽名。」她動手寫著，要簽下自己的名字時稍稍猶豫了下，但最終還是寫上了「雷持音」三個字。

不管這軀體原本是何身分，哪怕日後遇見了熟悉原主的人，她也能說是為了隱瞞身分才暫時充當雷持音，一點問題都沒有。

易承雍接過她補好期限並簽字的兩份契書，取過另一枝筆在上頭寫下自己的名字。

她接過其中一份，看著上頭寫著易承雍……是了，王朝是易氏天下，那就代表她猜的沒錯，他就是肅王。

「那就走吧。」收好契書，易承雍徑自往外走。

雷持音趕緊將保命符折好往懷裡一塞，快步跟上。

欸，這人怎麼走得這麼快，就不能等等她嗎？要是鬼差又來了怎麼辦！

「王爺，就這樣留下一個來路不明的姑娘不會不妥？」書房裡，討論完正事空濟忍不住詢問。

易承雍沒吭聲，拿出懷裡的那份契約，目光落在她簽的名字上。

雷持音？他記憶中，徐家大爺的妻子似乎並不姓雷，可她卻想回京城城南三坊的徐家，她和徐家到底什麼關係？

徐家是大涼唯一能夠通商各國的行商，在大涼的地位不同於一般商家，而徐家和夏燁的關係挺好，也許他該差人回京探探雷持音的身分。儘管她相當坦蕩，但這世間不乏擅長作戲的人，身在通陽他還是小心為上。

「王爺，空濟說得沒錯，如今正值多事之秋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開口的是另一名護衛空澧，身形和空濟一般，面貌倒是比不上空濟的俊朗。

跟在易承雍身邊的護衛全都出自當年太祖皇帝留給易承雍的空武衛，人數約莫千人上下，全是精英中的精英，且全都是世襲制，為表忠心，一旦入衛之後，皆由易承雍賜名，全都為空字輩。

空濟是空武衛的指揮使，腰繫黑瑪瑙珠穗，向來是跟在易承雍身邊的，而空澧是副指揮使，腰繫紅瑪瑙珠穗，對外的密探幾乎都是交由他打理，其餘貼身的護衛皆繫其他不同顏色的玉石，各司其職。

「空濟，你認為有何不妥？」易承雍眉眼未抬地將契書收進桌面的匣子。

「這……」空濟欲言又止，等快速地想過一通後開口道：「王爺，我覺得她的畫技確實是一絕，要是明日她能畫出兇手的畫像，對咱們來說是極有利的，可問題她是不是……好像有那麼一丁點攀龍附鳳的味兒？」

他不是有意把姑娘家貶得那麼低，可她剛才開的條件在場的人都聽見了，哪一個不覺得她是刻意接近王爺，企圖飛上枝頭當鳳凰？

而且，現在人就在隔壁等著，好像等會兒就打算跟著王爺進寢房，這真的好嗎？易承雍微揚起眉不予置評。他雖然不明白她的目的，但卻真不認為她接近自己的目的是為了成為他的女人，只是這也沒必要解釋。

順手提了筆，他寫下了三個字便遞給空濟，「讓人回京查查。」

空濟一看，上頭寫著「雷持音」三個字，「王爺，這人是……」

易承雍淡淡看他一眼，他自動地閉上嘴，將字條塞進袖袋裡。

空澧在旁偷覷了一眼，沒來得及看清楚卻也不在意，畢竟眼前最重要的是——

「王爺，一個姑娘來路不明，身上疑點重重，就這樣留在身邊實在是……」

「正因為疑點重重更應該擺在身邊，不是嗎？」易承雍淡淡打斷他未竟之言，起身往外走。

空澧想再說上兩句，一旁的空濟朝他使了個眼色，要他別再往下說。

他們的主子向來不是個能輕易被勸說的人，一旦拿定了主意，任誰都更改不了。不過既是要差人回京查人，乾脆就順便跟夏大人說一聲，也許夏大人捎來信多少能改變主子的想法。

進了主屋寢房，雷持音這才驚覺自己似乎提出了一個非常驚天動地的要求。

這位好心的王爺言出必行，信守承諾，竟讓她待在他寢房的花罩裡，果真是離他非常近的地方，只以珠簾相隔，她甚至可以從珠簾縫隙瞧見他，確確實實是可以讓她安心的地方。

可問題是，她這算是自毀清白吧？

也難怪一路上朱嬾嬾看她的目光那般刺人，就連那幾個護衛也一個個用眼角偷覷著她……但她有什麼辦法？想保命就是得這麼做呀。

算了，相信回到京城，肅王也不會到處說嘴，至於其他人的眼光她是管不了了。往床上一坐，她從珠簾偷覷，就見他的護衛正準備伺候他就寢。

這感覺還真有些曖昧呀，不知道他成親了沒，她這舉措會不會讓王妃誤解？她行事似乎太過莽撞，忘了有些事該先問清楚……

「姑娘。」

耳邊響起朱嬾嬾的叫喚，她一抬眼對上朱嬾嬾鄙夷到極點的眼神不禁覺得無辜，但她還是溫順的應道：「朱嬾嬾。」

「這花罩裡空間雖小，但也是應姑娘要求，待在離我們主子最近的地方，不知道姑娘滿不滿意？」朱嬾嬾面無表情地問。

聽對方帶刺的話語，雷持音內心受傷極了，偏偏又無從解釋，只能吞下委屈。

「多謝嬾嬾的安排。」除了這麼說，她還能如何？向來只有她出言刺人的份兒，如今卻淪落到被酸又不能反擊的窘境。

「那就請姑娘歇下，若無必要別胡亂走動。」朱嬾嬾已說得夠白了，就是要她別晃到寢房去。

「我知道。」悶悶地應了聲後，她輕輕開口問：「請問嬾嬾，妳家主子成親了嗎？」朱嬾嬾聞言以為她真是打算賴上易承雍，不禁出言低斥，「姑娘請自重，我家主子雖未成親，可身分尊貴，絕非姑娘攀附得起的。」

雷持音點了點頭，終究忍不住辯解了，「嬾嬾誤解了，我並沒有那種心思。」因為朱嬾嬾之前待她甚好，現在的冷淡就更傷人。

「若是如此，自是最好。」朱嬾嬾瞥了眼珠簾外，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姑娘早點歇下吧。」

話落，朱嬾嬾便帶著兩名整理花罩的丫鬟離去。

雷持音頹然地坐在床畔，告訴自己，不管受到什麼誤解都不打緊，能活著回京才是重點，人只有活著才是最重要的，她還有很多事要做，怎能在復生之後又被拘魂？

說她強佔軀體也好，死不肯進地府也罷，反正，她就是要活下去。

堅定信念、自我安慰後，她心裡舒坦多了，眼見寢房那頭的燈已經吹熄，她也只好趕緊就寢，橫豎她原本就帶著倦意。

然而才剛躺下沒多久，她就聽見有人在喚她，那聲音縹緲且毫無感情、平板無波，教她莫名地心驚膽跳，猛然張開眼，掃視一圈之後，果真瞧見半透明的影子似乎要從窗子竄入。

她二話不說地跳起，掀了珠簾就往易承雍的床邊跑。

大氣不敢出，她一雙眼死死地盯著珠簾那頭，確定那影子消失了，她的心才安穩了一半。

看來皇室血統確實能鎮住鬼差，只是，她到底要逃到什麼時候？而且今晚她得睡在哪，總不能叫她賴在男人的寢房裡吧？可是花罩裡頭她是不敢再回去了……想了想，雷持音瞥了眼狀似沉睡的易承雍，這一瞧，教她雙眼發亮，原來這男人最好看的時刻竟是入睡時。

褪去了威壓，面如上等羊脂玉，長睫如扇，難怪會是當年的四絕之一。

看著看著，雷持音有些著迷地靠近了些，瞧他長睫微動了下，她立刻回神，暗罵自己不知恥，竟看個男人看到入迷，難怪朱嬾嬾會毫不客氣地鄙視她。

收回目光，她掃過寢房一圈，靠門那頭她是不敢過去，可靠床這頭……天氣還冷得緊，她身上的衣衫雖是暖，但這房裡沒有地龍，更沒有火盆，她手邊又沒被子，不知道會不會睡醒就染了風寒。

可要她回房拿被子她是萬萬不敢，只好勉強自己縮在腳踏上一窩一晚。

雷持音是真的倦了，打從喝了藥，她就一直暈得很，挪了挪姿勢，打了個哈欠後，幾乎是一閉眼，她就沉沉睡去。

待她的呼吸勻長，似已入睡，易承雍才緩緩地張眼，睜了眼睡在腳踏上的她想了想，終究忍住要她走開的衝動。

罷了，只要不爬上他的床，暫且都由著她。

天色將亮之際，空濟如往常來到寢房外。

「主子。」

「噤聲。」

屋裡傳來易承雍要他安靜的命令，他愣在當場，一時不知該作何反應。

打他在王爺身邊伺候已經是第十五個年頭了，還不曾聽王爺下達這種命令，難不成昨晚那位姑娘真爬上王爺的床？從不近女色的王爺真被那位姑娘給誘惑了？

空濟滿腦袋胡思亂想，而屋裡的人正冷冷地瞪著蜷縮在腳踏上的雷持音。

原以為她會聰明的在天亮之前回去，豈料她像是睡死了，一點清醒的跡象都沒有，這種情況如何能讓人看見？一時的惻隱之心，反倒是為難了自己。

她面容妍麗，可惜就連入睡時都皺著眉，像是睡得極不安穩，一雙小手緊緊地握成拳，像隻受驚嚇的小兔子，與清醒時和他談交易的大膽放肆倒是大相逕庭。

從沒有一個姑娘家敢在他面前如此恣意妄為，偏偏不讓人厭惡，只覺得她磊落自然。

想起她算計他談交易時的坦蕩無畏和撲到他身上時的惶恐不安，易承雍嘴角不自覺地微揚，然而時候起身了，他想了下，取下懸在床架上的玉飾直接往她身上丟，同時像沒事人般地躺回床上假寐。

被玉飾砸到的雷持音嚇了一跳，如驚弓之鳥地坐了起來，水眸中的迷茫瞬間消去，轉為戒備地環顧著四周，直到她發現掉在她裙襬上的玉飾，傻愣愣地拾起一瞧，啞啞地道：「如意紫玉……從哪掉下的？這可價值連城呢，怎能隨便擱放？」

呢喃完，像是想起什麼，她猛地抬眼往床上一掃，見男人似乎還睡著，她才鬆了口氣，將如意紫玉擱在他枕邊，像作賊般躡手躡腳地回到花罩裡。

從窗子望去，天色快亮了，鬼差應該不會來了，她終於能在床上躺一會了。

而空濟在門外等了半晌，終於忍遏不住地出聲，「主子？」

「進來。」

空濟聞言先把門推開一條縫，確定屋裡只有易承雍一人，才大步地朝床的方向走去。「主子，是否要洗漱了？」

詢問時，他眼睛控制不住地朝花罩後垂下的珠簾望去。

見狀，易承雍眉色微沉地問：「瞧哪？」

空濟立刻收回目光，服侍主子洗漱更衣。

「主子。」

就在空濟替易承雍束好髮時，門外傳來朱嬾嬾的聲響，待易承雍應了聲，她才徐

步進屋，畢恭畢敬地問：「早膳備妥了，不知道那位姑娘的早膳……」

「端進她房裡，待她用完，讓她過來書房一趟。」話落，他已經朝外走。

「是。」

朱嬾嬾行了禮，一會兒才讓小丫鬟端著膳食進了花罩裡，一見雷持音竟還在睡，眉頭不禁緊鎖了起來。

「姑娘，該起身了。」

「唔……再給我一刻鐘……」她咕噥著轉過身。

朱嬾嬾眉頭一蹙，向前一步就把被子掀起。「姑娘，我家主子都起身了，正等著姑娘用過膳後到書房一趟。」

身上一涼，逼得雷持音無聲哀號，無奈地坐起身。

朱嬾嬾待她的態度也未免差太多了，她是不是忘了她身上還有傷？昨兒個還仔仔細細、小心翼翼地替她擦藥，今兒個卻是掀被叫人……

「姑娘，洗漱吧。」朱嬾嬾說著退到一旁，讓小丫鬟伺候她。

無力地嘆了口氣，雷持音乖乖地洗漱用膳。就在她嚥下最後一口粥時，朱嬾嬾已經毫不客氣地催促她，連一點喘息的機會都不給，她只得拖著沉重的腳步往書房去，還在外頭吹了一陣涼風才得以入內。

書案上早已鋪上了紙，一切準備就緒，就等著她出手作畫。

雷持音掩著嘴打了個哈欠才提筆，回想好那人的面貌後，才開始在紙上呈現。

易承雍在一旁看著，覺得她的畫技確實是一絕。尋常姑娘作畫皆以花鳥為主，可她卻將人物面貌畫得栩栩如生。

半個時辰後，她將當晚所見畫出，就連衣袍上的綴飾等等都點出。

易承雍看了一會兒，將畫作交給空濟後，對著她道：「不知姑娘是否還記得妳說的玉扳指樣式？」

「要畫嗎？」

「能畫出自是最好。」

雷持音忖著下，下筆如電地繪出，而後指著上頭的紋路，「因為天色太黑，所以具體是什麼樣的雕紋我沒看得清楚，只隱約記得是深浮雕，一般而言，會用上深浮雕技法的都是玉佩或是大型雕件，玉扳指倒是很少見，還有這藍翠玉雖然比不上紫玉的高價，但在民間來說也算是件逸品了。」

易承雍微揚起眉，不著痕跡地打量她。他雖然對玉石沒多大興趣，但畢竟是在宮裡長大的，還是有一定的認識，而她簡直就像是從小摸著玉石長大似的，如此說來，她說她兄長有玉礦場或許是真的……

「爺是找出這個人就打算回京了？」他沒回應她的話她壓根不以為忤，只想知道他何時能啟程。

「姑娘放心，回京時必定會捎上姑娘。」他啟口承諾。

「多謝爺，感激不盡。」

想到回京就能見到小雅和她那苦命的孩子……她心裡竟然有近鄉情怯之感。